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7 1941

邦畿千里之說無間然也王制封建之法則一循乎孟
子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古制
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漢和
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九九十三國九州千七百七十
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以應周千八百諸
侯之數定爲畫一之法斬然不易何拘泥不通至此也
夫以九州之地容千八百諸侯猶有近似者若如周禮
大司徒建國之制則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
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職方氏凡千

古制
漢和
圖
書
館
珍
藏
印

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夫以千里之地封公者四是四公各得二百五十里六侯各得一百六十六里十一伯各得八十九里二十五子各得四十里百男各得十里而男之國果止十里職方氏果與大司徒之說不相妨乎以職方言之雖海內之地止封六公九侯二十二伯五十子二百男地猶不足而周之諸侯果止於二百八十餘國而已乎若以大司徒之制言之春秋時有年表可考者止二十二國耳爲公者三爲侯者八爲伯者五爲子者五爲男者一是一是二十二國已去七千三百里矣而周果二十餘國而已乎是皆不通之說也奈何後儒必欲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孟子之說強而合之有曰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疆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出軍賦之封疆也似乎不相倍矣然公侯之封如此其廣則折海內九千里之地不足以容數十國而名山大川方

數百里者果可以一國包之封疆之內焉否乎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似與王制孟子不相倍矣然侯伯子之地雖已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五十里之半况二十五里果可以爲國君乎有曰天子畿內方千里者開方實萬里也然則公侯方百里者開方則千里矣豈長則百里闊則一里之謂乎是皆求之不得其說故牽合傳會必欲強而通之而數說之齟齬不相合如故也噫以義揆之豈數說盡非耶蓋今之去古時已遠矣制已不可詳矣九州之地截東南以補西北萬里之幅幘猶相等也必曰公五百里侯伯三四百里則以今之地封三四十國而不足矣有是理哉惟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幾近之是故封疆雖有定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錫則不在定數之中如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如大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曰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可見山川土田附庸則又天子展親報功之特典而不可以定制拘之矣設使天子盡以九州之地封

建諸侯而無餘則巡狩述職有當慶而益以地者果割
彼國之地以益此國亦不論土地遠近爲何如哉立國
之初封建以定繼世而王者欲以分封子弟必須滅他
國而後可哉觀周襄王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錫晉文
原人不服乃至興師以伐之亦以世守其地不肯遽從
他人而山川土田猶有不屬諸侯封疆之內者在也要
之九州廣狹本有不齊山川阻隔勢亦靡定安得盡如
周禮畫疆分界若此其整齊耶孟子論井田曰此其大
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予於封建亦云然惟
善考古者無泥於舊說而後可

周禮總叙

周禮一也古今論者不一是之者固未必天下之真是
而非之者抑豈天下之真非乎稽諸孔孟之言其是非
可辯矣何也彼謂是書非周公制作也竊恐法制周密
詳盡三代而下未有如此之盡美者孔子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安知是書非其方策之遺乎若以爲盡出于
周公之手也不惟封國建官中多可疑孟子曰諸侯惡
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豈籍去戰國孟子止得聞其畧秦
皇焚禁書籍漢儒反得其詳也耶可見是書也在春秋
時尚有存者至戰國而後漸滅無餘也已不然孔子所

圖書經 卷十三 五十四
謂方策果何所指。孟子所謂去其籍者，非周禮之類乎。意者漢雖承秦焚禁之餘，然去古未遠，故諸儒猶得以習聞其說，其體國經野大典宏綱，未必非周家良法所僅存者。而摭摭東遷以後，如戰國時制，以雜亂乎其中者，豈盡無也耶。况周歷八百餘載，其禮制初雖定於周公，而沿革潤色，時異世殊，安知非東周之方策典籍，又安知非漢儒所補輯也耶。噫，讀周禮者，于其是而真知其為前代之所流傳，于其非而真知其為後代之所雜亂，師其意不泥其迹，周公之心法不即此而會通哉。

周禮原委

賈氏正義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漢興高堂生傳十七篇，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後，蒼戴德戴聖是為五傳，弟子所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若夫周禮其出特後者，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故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惠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季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然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

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年尚幼務在博覽乃知其爲
周公到太平之迹具在于此柰遭天下兵革並起疾疫
喪荒弟子死喪彼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
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義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達大由
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衆往傳其業又以經書傳記轉
相證明爲解其時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
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解詁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二鄭
明理于典籍猶識周官之議存古字發微正讀鄭玄子
康成作周禮註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以讚而
釋之焉然則周禮起于劉歆而成于鄭玄然孝存以爲
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八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
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故能荅林碩之
難作爲訓註使其義得條通焉其後唐大學博士賈公
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是爲注疏云 猶粗通

周禮考

鄭氏曰周公營洛邑於土中七年作六典謂之周禮致
政成王以授之

重王文中子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
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矣

重明道程子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

橫渠張子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窮究。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藍田呂氏曰周禮直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崑山王氏曰六官治教禮政刑事。上下四方。覆藏宥密。如天地四方之六合。缺一不可。大如六卿六遂六軍。小如六牲。皆六官合而後具。如六出之花。六瓣具而後不成。缺一不可也。一職脩。可以扶顛持危。撥亂世而反之。正六職脩。則天下大和。萬物咸若矣。又曰周官物各付物。如天地之化。大之日星垂教。河嶽效靈。小之草木之一華一實。鳥獸之一羽一毛。靡不相對成文。非物物刻而雕之。又曰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如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天子與邦君送迎揖讓是也。至官府爲一體。王后世子之動。有式法。寓兵於農。取士以賢。選用宦寺。府史胥徒。制馭諸侯四夷。後世舍此。無以爲治。又曰周官中有原無官。不別設官者。有其官相聯。不得不兼。

正若祿
不給耳
古今如
何通融

者有平日不設臨事設之事畢復罷者皆使人以其所能用人以其餘力故事治而功不妨官設而祿不費所以善也

後人亦有以設官太多疑之者○若流世多官即多一官

周禮本旨

古籍備載先代建置法紀獨周禮一書最為詳密是非存亡姑置無論然讀是書不可先有是非存亡之成心橫于胸臆惟依周禮究竟周禮俾一官一職明其司掌總其統屬多之若增一贅龐少之若缺一成數此亦未可以已意裁決之也須從書外洞見作者本意于六官源委透徹底裏自度可與周公面相質疑問難周禮全書盡在我胸中經之緯之一無所眩然後度其時勢審其治體是非存亡灼然如燭黑白庶不為後人論議所撓亂矣不然徒逞意見是今非古移前補後祇見其妄也反以滋後生之惑也予甚闇陋于各經書不敢自衒小慧妄加刪補革易舊章或露管窺則直述所見以就正有道然欲于是書而提揭綱領晰其會歸尤為急務近世王明齋氏于周禮頗得肯綮鄙見多與之合又何必別自為說耶

虛心待
正是君
子本心

天官冢宰天統萬物天子立冢宰以統御百官曰天官冢宰取其調劑邦治協于中和也大宰之職掌建邦之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其官屬凡六十皆王宮后宮之事。冢宰無所不統。宮政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膳夫主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宮室。典婦功主女功。內司服主衣服。醫司主疾病。圉有一事一物出于他門。違于法式者。俾王及后率由天道也。其大府而下八職皆財賦之官而亦屬焉。蓋九貢九賦九式已見于大宰。小宰之支入政以食貨爲先。欲均天下必自理財始。萬物皆天物。故宰致國用。有大府掌出入之權。百官府皆天職事。皆天工。故宰百官聽邦治而特司會一職總焉。六十屬皆主在上之事。天覆象也。

地官司徒。地載養萬物。安擾地道也。天子立司徒以安萬民。徒謂統徒衆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小司徒掌建邦法。鄉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其屬七十有五。俱主教養萬民。士農工商四民盡乎民矣。六卿多士。故卿大夫之屬詳於教。六遂多農。故遂人而下詳於養。市商也。司市而下治商人之教。工則見於冬官司保氏。主輔王躬及教其左右。司諫司救。掌畿內之教也。地之所生莫大

於土載師任地也。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守畿封之土。虞衡主山林川澤之土。門關守土者也。倉廩土地所出。牧人畜養犧牲土所產也。牛土畜六十屬。皆邦本之事也。

春官宗伯春出生萬物宗尊伯長也。天子立宗伯掌邦禮以事神爲上報本反始亦反其所自生也。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其屬六十九秩序皆天所命天府奉若天道也。大卜筮占夢眠祲馮相保章聽命于天和同天人之際也。典命典

瑞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序也。鬱人司尊彝司几筵行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辭也。諸史守禮之官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教王世子及國子以禮樂者也。世婦內外宗教六宮以禮者也。送死大事家人職器專其禮。都宗人治都惟宗禮家宗人治家惟宗禮。鷄人春畜六十屬合敬合愛春生象也。

夏官司馬夏大也長萬物也。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平諸侯正天下大一統也。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有急於馬者。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小司馬掌凡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鬱音
欲與入
掌凡祭
祀賓客
之祿事

其屬六十有三。大司馬主天下之大事，量人、邊、師、制、畿、封、國也。職方氏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進賢興功也。皆大政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百官也。九伐正萬國也。服不氏而下。正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則有司甲、司兵、司弓、矢、馬、司馬之乘畜則有馬、質、校、人、戰、司馬之事。戎僕主軍政之御。司右主車之右。環人挈壺皆有事于戰者也。兵莫大於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轂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設險以守國也。兵莫大於防微杜漸。懷氏訓方制治于未亂。匡人消患于未萌也。它若司燿主火。夏氣也。小子羊人主供羊。夏畜也。弁服首服。夏象也。六十屬萬物相見。品彙咸亨之象也。乃司馬辨論官材。進士之賢者于王。詔爵詔祿詔事。奠食司士掌其版。王制記之矣。

秋官司寇象秋氣。嚴肅收聚。斂藏乎萬物。天子立司寇掌邦刑。義以正萬民也。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士師掌國之五刑。以佐右刑罰。其屬凡六十有一。司刑以定臯。司刺以參伍赦宥。掌囚以拘繫。司厲以收孥。掌戮。司圜以收斂。皆刑官。遂士縣士方士誅士朝士。

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隸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脩閭，街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于未發，刑期無刑也。夫殺以止殺，豈徒刑戮之是務乎？司民掌民數，屬若曰：王刑者民之司命，以生生爲心，期于治而已。殺敢不慎乎？大行人掌邦交之禮，又主以刑詰四方。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主以法則，馭圻內諸侯，寘氏而下十二官，刑及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犬金畜也，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各正性命之象也。

冬官司空，大宰事典曰：以富邦國，以生萬民，冬者萬物之所終也，萬物成終必歸其根，亶空土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事所由成，故命曰冬官，空之言空也。相天下之勢所空缺而脩治補助之，是冬官之義也。冬官官屬其亡久矣。漢孝惠除挾書律，時季氏上《周官五篇》，復入秘書。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夫工特司空之一耳，冬官詎止考工已耶？或謂各屬混于五官之中，即欲于五官中摘其有關冬官者以補其缺，是謂冬官原未亡也。或欲象天文有土司空，土工二星，擬其屬必有掌大均之事者，有器府星，擬其屬必有掌器府之

事者諸如此類皆補於五官之外也二者皆有定說孰
敢必其然哉考工記雖不足以盡冬官而工其屬也然
則六官闕一如之何孔子嘗嘆五音猶及史記文音其闕
之而已矣

周

是之者則曰

周公致太平之書

真聖人所作

禮

王道之極

聖賢制作之書

是

非之者則曰

戰國陰謀之書

續亂不經之書

非

末世紛亂之典

成周禮財之書

周禮是非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戾於經而列於經，此予所以不得不辨其非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以始皇特惡之，故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聞其詳。方戰國時，周室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已滅，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絕之嚴，故後出乎。豈當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爲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末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禮之舊，作爲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爲盛世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設官也。倣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戾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戾書武城與孟子之說。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

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可知矣

建都之制

周人求地中以建國畿方千里故鄭氏曰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其說信矣然大戎作難平王始遷居洛邑蓋前此未以為都故也然則謂成王居之何哉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顧謂之王畿王國寧有是理哉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

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地經惟見於周

禮大司徒及典瑞王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

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

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

居之也至犬戎之讎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

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

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

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

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

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謂五帝以降惟湯毫得地

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

之內周公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

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

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

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

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他於日爲近遠故得景夕西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爲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躔纔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爲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爲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爲夜以夜爲晝矣即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爲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蓰蓰或相什

百在四夷之域，廣狹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止一洛正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然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詔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行云：「十澗水東，十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

封國之制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爲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辯焉。夫子以大國爲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宮錡及慎子之言，與武王列爵分土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子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蓋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爲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

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戾無有疑其爲非者何也陋儒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殼敎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不亦可增封於內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至開方之說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當爲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爲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爲三百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爲二百里據此說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已不得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庸若公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合以公侯則又不合於伯子矣况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得二百里而男開方止於百里何哉

說者又強通以爲男實有二十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里當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三分然則孟子周官里數之不同抑尺之有短長耶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之百二十一里有奇周官祇但云諸公之地封疆方百二十里何至相去數倍遼遠之甚乎是又不可也不知爲此異說者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爲周制乎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則周官書執以爲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七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爲盛時之制此類是也

建宮之制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予旣辨其非古矣然未爲甚也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

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擬惟此成王仰惟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爲之說者乃曰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說也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之義夫天之至尊惟萬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以人臣而得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充無意義古者司徒掌教教以人倫今乃掌上地之事則是司空掌上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豈主教也哉司馬掌兵謂之夏官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上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職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義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爲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履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瞽人官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家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二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戾矣且

其趨走之吏僕隸之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內監男巫女
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國氏去龜鼃壺涿氏除水蠱柞
氏攻草木而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為一官乎瀆亂
不經甚矣然此雖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
家為比有下士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
為族有上士為族師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
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有鄉一人謂之鄉大
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鄉一人中
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
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鄉至下士凡三千

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
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也雖盡土之所產賦
之所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
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為理為鄙為都為縣為遂為異於
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
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
擬孟子王制諸侯而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
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
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
三十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

北制後
人度
亦知說
不表

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甚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誕謾至此世儒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以財不足祿爲疑不知官冗至此祿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以欺若人耳

內宰之職

周人以辯宮九嬪九卿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宮禁之密房帷之事非外官所治也女子未嫁教以婦言婦德婦容婦功者女師之事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上士

四人中士八人府史胥徒之衆而使之出入宮禁以陰禮教皇后及九嬪無是理况謂之婦織經組訓之事內宰其果能教乎

夫男女之別正家所先先王以宮掖使令掃除之事不可無人於是不得已而用奄官以爲之防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僞無嫉妬無讒言無私謁在人君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使內宰之徒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
凡事無所專持主饋食於中耳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
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
內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
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
於悃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
爲是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
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
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亞王酌賓也
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
得與后相酌卽爲王同姓三王後乎以在中饋正位乎
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
家人之道不足爲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
侯享陽侯夫人助君子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慕遂殺
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人廢享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
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
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
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
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
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爲陽侯竊夫人而廢

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爲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閭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后以事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事。蓋悖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其序讀內則，其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裸獻，瑤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爲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爲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啟之也，可不戒哉。

周禮六官之圖

周禮六官

天官冢宰掌邦治
地官司徒掌邦教
春官宗伯掌邦禮
夏官司馬掌邦政
秋官司寇掌邦禁
冬官司空掌邦事

六官曰天地春夏秋冬者天官所掌王宮內外及百官皆在上之事天覆象也地官所掌教養斯民皆根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掌禮樂合天地之和春生象也夏官掌政皆均平大事夏大也秋官掌刑裁物之過秋殺象也冬官掌事萬物各止其所冬藏象也故六官皆實理以成天下之務如太字之六合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四海之治歸于王畿王畿歸于王朝王朝歸于王躬而王建其有極故辨方正位則前王後官內外不相質前朝後市義利不相干而朝廷正矣體國經野則王國王畿各止其所而邦畿千里正矣設官分職則天下之治大綱小紀靡不畢舉矣所以大中至正為萬民之表極焉而治道不出于此故六官之首皆以此語冠之也

周禮六官

釋曰易首乾象天禮首天官建冢宰法天易坤承乾地配天禮天官掌邦治象覆幬司徒掌邦教象持載蓋教

以宣治而地守卿配天也。君治教天之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易乾元亨利貞。禮宰統百官。禮政刑事物有其官。上法乎天行。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憲天聰明。法時順布。分職聯事爲民極。莫大乎六官。曰天官。卿於六官並列何也。曰易乾坤於六子亦並列也。天地四時一不具。卽覆載生成之德。詎有偏乎其並列象分異也。其聯事象功同也。譬則風雨露雷共而化。工宣生長收藏合而歲功成。經脉竒絡相傳輸而百體清和咸理也。然何獨事聯也。天官者以治教禮政刑事。爲其治者也。地官者以教治禮政刑事。爲其教者也。春

官

小事爲其禮者也。夏官者以政治

禮刑事爲其政者也。秋官冬官者以刑事治教禮政。爲其刑事者也。譬言天而五土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其時行。而覆載生成之德。各正具備也。播五行於四時。而木火土金水歲月日時。干支子母迭而運也。易先天圖天地定位。而雷風水火山澤錯列以成體。後天圖帝出震齊巽相見。致役說戰。勞坎終始乎變化。成萬物也。其道一也。宗伯掌其禮。曰春官何也。曰乾元統天。禮三千三百一天。故禮者體仁。長人之紀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掌邦政曰夏

官何也曰政者正也司馬掌政張皇六師赫赫濯濯而後能以萬國寧大正人之道也譬則夏之日乎伊可畏而助長物也抑雷霆乎時雨乎殫迅動而震動優渥過化而不留也夏盛德在火故兵猶火火烈具舉而民勿之有犯也故兵藏於民大設不用而諸侯自爲正夏官卿之道也記曰司馬之官以成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何也天地之氣收而肅肅漸以威而終之藏以圍也秋摯也司寇義刑義殺驅而納之善象之曰秋官多圍藏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藏而固之富有生之其象也夫哉乎冬官之事典三富萬民而夏官之董兵曰政秋官之制刑曰禁也明兵設不用刑有禁欲無犯也遠天德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後世極兵刑之用於水德而世嗣竟殄則逆天用焉故也曰書周官有三公而禮經無列何也曰三公無官也天以紫宮樞極統萬象而居其所不動不自顯其光所以爲神也帝以道揆法紀統六合而師保凝丞左右密勿不自勞于事所以爲聖也周官論道而不及以六政以尊道也九經尊賢而不列之大臣惟貴德也故三公無官也天地者道之本也陰陽者道之運也三公者洞幽明之故握元化之統備淵浩之德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躬行之者也三孤

者慎觀三師之德行而審諭之於道者也。公調而燮之，孤審而亮之，公微言而篤行之，孤審象而弼丞之，然後能襄於天道，揆立焉，是與樞之任也。孔子曰：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曰：前儒言之，三公不備官也。三公之有官，皆六卿之上攝者也。諒乎！曰：唯唯否否。三公道揆之所出，六卿法紀之首也。議道揆者，本天質道，主格王心焉。敷道治於民，是故六卿老，外倦勤於政，內深喻于道，則使之釋政而任道，其任矣。與者明之根，明者與之符，不求端於與而求於理，明者末也。既握樞於與而兼以聖明者，諄也。以師保之尊而復尸宰司之事，即胡以平政是明聖之所不處也。任六卿之務而復議調燮之道，則何以疑道是明聖之所不能也。且王者之於道也，許謨密勿，靡息而豫怠焉。師保傳者，時省微而輔危，以一之於道者也。蓋昔者武王克殷，甫下車，訪箕子，受洪範，馬踐祚三日，就師尚父，齋宿三日，折行西向，再拜受冊，書焉，而壹不備其官，將王德無于此闕乎？是明聖之所不爲也。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即不必其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曰：周六服有群辟，經不具何也？曰：六服有分土矣，群辟有君道矣，教不易政。

俗各因方王何敢知焉六卿分職列屬王朝王畿井井秩秩而九牧有倡也且建牧立監太宰主之正畿疆立社稷大司徒專之大史掌其典職方掌其籍大行人掌其禮蓋邦國六典咸受成於六官於王治豈有外哉記曰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倡九牧以御治此之謂也

周禮六官存亡

周禮之亡也非真亡也雜之者誣之也周禮之不果行也非不可行也泥之者累之也以周禮之僅存而亡于不善學者之襍廢于不善用者之泥也則聖王之法將遂至于壞亂而其心思之所繼于是乎益窮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可見于今日者莫如周禮周公相成王明聖述作躋世太和一時生養斯民之道固已備矣然猶慮天下之大後世之遠無經制以維之則其勢必不能無蔽于是蕪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竭吾精神心術而爲之舉其大綱則其建官以六典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養士以學校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及其節目則八柄九貢九兩之序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內而王宮闈寺嬪御絲枲之事外而畿甸侯甸要荒蠻貊之宜繁而星躔卜

筮醫巫工什之技細而昆虫魚鱉鳥獸草木之微罔不
具備彼其處心積慮上徹唐虞下垂萬世縱嗣有辟王
而其法制猶可維持而未墜者賴有周禮在也孔子去
周公未遠而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當時周禮在魯所
謂方策者豈即周禮耶孟子當戰國時始言諸侯去先
王之籍豈周禮在戰國時諸侯即已去其籍耶遭秦焚
書至籍散逸漢人得之煨燼之餘斷簡殘篇編帙散亂
而冬官遂亡河澗獻王購以千金不得劉德輩乃以考
工記補之夫使冬官而果亡也則其補之也固無不可
鄭玄又從而註之夫使考工記而果可以補冬官也則
其註之也亦宜今以周官考之自家宰司徒宗伯司馬
司寇而下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掌邦土者
司空職也又以六典考之自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
而下曰事典以富邦國則富邦國者司空事也夫所掌
而曰邦土則凡任土度地封域之廣輪民物之衆寡井
牧之所經畫焉者皆邦土之職也而所謂建邦土地之
畜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域設其壇壝與夫土會土圭
之法井邑丘甸之制正冬官之所專掌也而何以禡于
地官之職乎以至載師封人遂人里宰之類此任土之
職也何以屬之邦教土方形方之類此封域之職也何

以屬之邦政野廬蜡氏墓大夫之類此道路瑩域之職也何以屬之邦禮邦禁其他如掌次掌舍幕人之類則皆以居舍供王之役者又何以屬之邦治乎觀此則其掌邦土之職散見于五官者可知矣邦國而曰富則凡山林川澤百材所自生庶物所自出財用之所取給焉者皆官國之事也而所謂辨九土之名物制天下之地征教之樹藝歛其財賦與夫土宜土均之法鳥獸草木之繁正司空之所有事也而何以概之司徒之事乎以至虞衡獸獻場圃司稼稻人之類則樹畜之事也何乃屬之安邦國山師川師之類則珍貢之事也何乃屬之服邦國雍氏萍氏朴氏薙氏之類則藪澤之事也何乃屬之詰邦國其他如巾車典路司裘司服追師染人之類則皆製車服以供王之用者又何乃屬之平邦國和邦國乎觀此則其富邦國之事禠出于五官者可知矣且以小宰所掌之六屬考之一曰天官其屬六十二曰地官其屬六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六官屬合三百六十大事從長而小事專達未嘗有餘欠也今以周禮所載之五官觀之天官之屬六十而羨其三教官之屬六十而羨其十有九政官之屬六十而羨其九刑

官之屬六十而羨其六冬官之屬乃獨全闕焉餘羨于彼而全闕于此獨不可取盈乎故冬官錯襍于五官而其職尚在是名雖爲亡而實未嘗亡也漢儒補以考工記而其職遂亡是名雖爲補而實則已亡也蓋徒以司徒之爲地官遂以土地物產之事盡歸地官職掌之中而不知司徒之掌邦教豈以度凡居民之職皆爲司徒教化之事乎矧以司空之官而槩之以飭化八材之事則其所以率屬者其止於百工之職已乎以冬官之典而盡之於審曲面勢之能則其所以佐王者其止于工事之式已乎或者因此遂拮爲漢儒附會之說不知其所附會者止于考工記一編而不可以病此書之全也或者又謂爲文王治岐之書不知其所載者皆爲天子之事而不可以言侯國之舊也或又因其凡伐正邦四時教戰遂詆爲戰國陰謀之書不知寓軍政明教化此先王仁義之師也豈可以陰謀毀哉或又因其九賦歛財九式均用遂指爲成周理財之書不知倡九牧阜兆民此先王惠養之政也豈專爲理財設哉井田世業萬世之良法也而王莽以之稔新都之亂則以土田丞奪旣失民心而泉府市司擾害流于市里大非先王養民之本意矣况其以篡竊之奸而播毒痛之政其致亂豈

特不善用周禮之失哉。阜通貨賄，九職之所任也。而王安石以之釀靖康之禍，則以均輸專利，已非國體。而青苗手實，搜括徧于閭閻，大非先王足國之常經矣。况其以偏執之資，而引凶邪之黨，其釀禍豈特不善用周禮之失哉。善學者，誠能因其缺以求其全，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則先王之治法復明，而聖人之心法可見矣。嗚呼！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公之制禮，其仁天下之心爲之也。欲求聖人之法者，求之聖人之心而已矣。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分職，禮樂明備，典則昭垂，其于成周建都立極之意，固已得之，而損益盡善。至于冬官之書，則俞廷椿、吳幼清諸先生相繼申明之，而聖王仁天下之心，可復覩其全矣。雖然，周公以內宰、嬪、婦、宮、正、宮、伯，皆頒于天官，而內府、外府之出入服御、庖膳之上供，亦皆與焉。其意微矣。人君之寢處起居，食息賜予，冢宰莫不與聞，而所以防微杜漸者，得以預爲之所。至于師氏、保氏之職，所以詔王徽而諫王失者，又諄諄焉。其所以養君心而正朝廷，以及天下者，固大臣職也。成王之爲令主也，有由然哉。

周禮總意

善讀古人之書者，在師其意而已矣。苟得其大意而觀

會通焉則參互變易而法制之周莫非美意之敷施也。若徒泥其迹則或詳於此而畧於彼或行于古而不可行於今或原錯簡闕文或後人增竄雜亂俱莫之能辨矣。曾謂讀周禮者可以局見拘泥之哉。况先儒一是一非各有成說其書出自周公與否無論已。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後代法雖變更意多沿襲獨宮府一體兵農一致教士于鄉而選舉之三事于治體所關尤切。乃後王皆莫之祖述焉則深可慨也。嘗讀天官篇見其浩然廣博靡不併包森然詳密靡不貫徹真如天之含容徧覆無一物不在其生生中也。非聖人既竭心思何其法之美善一至此哉。蓋惟王宮后宮莫非冢宰所統故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無非欲王之贊襄使令罔非哲人常變守衛罔非吉士一匡王以正也。所以王后世子動有式法寺人內監悉有禁令王誰與爲不善哉。視後代宮中事宜雖宰相莫得預聞者相徑庭矣。然此惟得其宮中府中相爲一體之意而變通之可也。不然古今時勢懸隔匪特天子與邦君送迎揖讓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后世不可通行如宮闈之內豈府史胥徒所得與九嬪世婦豈內宰所教乎。但宮府統攝內外聯比此則天下根本所繫

真世世不刊之典也。大司徒地官主土與民，大綱在分土居民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澮以正疆界，通水利井邑丘甸縣都，以稽民畜起徒役，而伍兩卒旅軍師之法寓焉。是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兵制起于五兩卒徒，居則相與荷耒耜以相耕耨，出則相與荷戈盾以相戰守，所以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下易使也。以此較之後世民自爲民，出粟以養兵，兵自爲兵，出身以衛民，兵農兩病者，大不侔矣。何先儒之論止知王國六軍取足于六鄉，是六鄉七萬五千家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則六鄉人人盡用，歲無更休，縣遂都鄙居然無事，何勞逸不均也。况王國止此六軍，則公私之田孰與耕獲，天子巡狩征討之類孰爲之迭用哉。不知比閭族黨州鄉，惟以服役守禦，猶後世京軍主居守，王畿爲國本也。伍兩卒旅軍師實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鄉言教而遂言農，彼此正可互觀，以民數起兵數，鄉遂實非偏重。此兵農合一，周制所以爲至善也。得此意而變通之，非治世良法而何。王教莫先於鄉，故以鄉三物教萬民，歲時讀法于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凡有賢者能者，則書之。三年大比，則興其賢者能者而賓之，由是鄉老鄉大夫獻

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之天府。是教之于鄉。莫非德行道藝之術。而賓禮于鄉。莫非德行道藝之人。其視後世上之所教。下之所學。競習辭章。獵取聲利。不知六德六行六藝爲何事。及舉賓興之典。則糊名易書。若將以奸竊待之。而士一進用。則盡棄向之所習。以徼功利于宦途者。胡可同日語哉。世主不欲比隆成周。則亦已矣。如欲親覩聖主德化。則鄉舉里選之法。舍周禮將安取衷哉。但鄉遂一也。遂亦有秀民之可教。有賢能之當舉也。何爲德教止行于六鄉。而不被之于六遂乎。若曰六鄉在國。國多士。故鄉大夫之屬。主乎教。六遂在野。野多農。故遂大夫之屬。主乎事。又曰遂之秀民。悉升之鄉。而教焉。則遂之民。何不幸而見棄於王教耶。卽此變而通之。教之鄉舉之鄉者。亦可行之。遂則是法也。雖萬世可無弊也。可見三者之善。亦當師其意。不泥其迹。周公良法美意。迄今猶存。周禮可行之古。亦可行之今矣。故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彼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非周禮辨

聖王治法。自大德而川流。不俟更改而後定。其禮經自神化而模寫。非有思勉而後成。欲窮之者。如登大華。卽

之而愈峻如涉滄溟測之而愈深故先儒讀經無疑至
有疑有疑至無疑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然後爲庶幾
耳豈若史書集文粗畧淺近一覽而盡得其旨義乎非
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瑕釁無如胡
仁仲之詳著書數十萬言辨析精微無如季德明之苦
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余壽翁王次默輩亦不下數家
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棠之備以愚觀之胡氏
謂大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者其說淺陋未見其的然
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而不領畧遂置不復思任意剖
決雖欲自絕于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別僞繼之
定本夫先王之法本安也而人自不安聖人之書本明
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以語
不知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啻千里

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
外寬簡異法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
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
爲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
方字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午貫一直而計四面
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

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為封封十為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為封者言自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為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為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卽墨皆原封疆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為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燕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包咸何休諸一同百里卽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

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同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為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為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為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為井為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為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十里是半于公侯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為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計侯國原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

軍止萬人，遂生出三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灋成方千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五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十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灋，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午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惟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法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番調遣而設，卽府

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卽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爲大司馬敎閱之軍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法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法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並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並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普遍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封侯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寰內無害其爲數千國矣

諸侯封地實封食祿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牴牾愚嘗以周禮爲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卽詩之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
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之
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此其實封之地今觀
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鄉祿者
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
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君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法
同封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法而計之天子千里之地
爲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
諸公地方五百里爲田四百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
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爲王畿十
分之一若如王制拘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
之地四百里爲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
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
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爲田一百一十四同除附庸之國
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
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
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
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爲四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
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
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

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爲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卽如方百里之國。爲田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辨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田采地。孟子云。天子之鄉。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鄉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量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鄉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然。王畿之縣。都不世量。山川人民。以爲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孟子王制所述。視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鄉稱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惟命。鄉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眡上公之禮。鄉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鄉禮。庶子一眡。

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王公八命其鄉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各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上公之國六鄉在朝則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食小國君之祿出封則爲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附庸之國元士之爵祇諸侯之鄉中士之爵祇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視諸侯之上士而其則自下大夫而下並與諸侯之臣同何嘗如王制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蓋惟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邠公之循行南國畢公允警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伐自鉅鬻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萬取千焉則非惟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弑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馭之乎惟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三百二十井三公爲田九百六十井孤鄉食二百四十井三孤六鄉爲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食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一人合各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爲田六千四百井雖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井五百餘井尚不及十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及

其身沒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尊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夫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窮之賢。縣都雖大而不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家弑奪之說，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為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畧王制之說，拘惟一槩。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法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為一百二十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為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國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為之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

四之一爲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同三之一則爲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等級而不相混矣或又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則一軍而不足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爲三師而有餘故或益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不可得而詳矣

畿內畿外班祿之制

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鄉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二庶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齒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古以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六國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鄉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爲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

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祿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于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爲證，可也。其元士以下，若依命數而賜祿，歟。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若以人衆不可有加于侯國，歟。亦當視其三等之士，惟此爲不可攷耳。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母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蕪官，則有蕪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者乎。

已上數段雖孟子之說不以爲然其尊信周禮亦至矣
且其說各有據故併錄之亦以見攷古者不可執泥一
說也

周禮總論

馬端臨氏曰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
有一官毋足怪者如閭閻卜祝各設命官羞服泉貨俱
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繁密亦復如
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
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古今異宜蓋
三代之昔寰宇悉以封建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

如祖父之于其子孫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又從而視
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
平貨財則盈而歛乏而散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
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卿州
縣鄉遂歲嘗讀灋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
馬之鄉旅師軍四時大田行其禁令而加以誅實所以
教之者如此其事又似繁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
以私士子人痛痒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
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
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茲弊無由生而良灋可

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國家之澹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敷易，則設施有所不及。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瀆亂矣。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繁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迫變者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周禮總論

自漢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建藏書之策，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土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顯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整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至於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

高堂生
蕭奮

朱仲晦

焉。河澗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
 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
 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
 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為之說宋葉時之補二元
 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
 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
 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
 之中也澄之為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
 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隸於夏官麗司
 賦司稽於秋官而縣師廛人等職則以為冬官之屬蓋
 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王葉氏之說則冬官
 獨專而五官反淆王吳氏之說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
 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
 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議其不為聚訟者幾希矣
 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於孔氏矣
 孔氏之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
 巳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
 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
 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
 嘗有所損哉孟子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於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大宰以逮於雉氏柞氏，自八典八則以逮於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饒饒至瑣也。何與於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於大宰宮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於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也。何與於司徒富與教一也。當姬公制作之日，竭心思以通於三王，其精神貫徹而無所塞，闕其統紀相維而無所隔閼，即五官之篇皆冠之曰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之爲言中也。洪範所謂建其有極者也。建極之義宜專屬於教典，而奚各冠於五官嗟乎，此其義難言矣。沉思於度數之外，而冥會於義象之表，則冬官雖缺無害也。固不必強爲之解，亦不必更置而互易之也。必欲櫛字比句以今人之法，而配諸古人，則其鉅者已折之而使二，而矧其瑣瑣者也。竊恐侵尋不已，全書遂亂。是昔之周禮亡其一，而今之周禮亡其大聖經之不明，吾不知其所終矣。自是書之出

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錄畧，而六幹五均託名於臯
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於國賦。蘇綽
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
隋。彼周與隋循迹用之，猶曰無益於治耳。劉歆王安石
窮年矻矻，敝其精神於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
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
也。可恠也。夫今之言學術者，必曰黜百家尊孔氏。然莊
周斲輪之喻，至今學者稱焉。顧沿襲口耳，酸聖人之糟
粕，而又以己意亂之。上之背闕疑之訓，下之蹈斲輪之
譏，其惑也亦甚矣。藉謂愚之言均之臆決，然猶就古人
之成書而論之也。蓋大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由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
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